

“有 +VP” 结构研究及其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应用

——基于语料库与留学生调查

耿路远

昆明理工大学

摘要: 本文研究现代汉语口语中高频出现的‘有 +VP’结构, 分析其形成机制、语法与语用特征及方言和媒介等外部影响。通过对 78 份留学生问卷与偏误语料的实证研究, 揭示学习者的使用特点与误区。研究认为该结构已经具有较高的交际价值, 在高级汉语教学中可以分阶段使用, 并且配合语用和文化讲解来提高真实的口语能力。

关键词: 有 +VP 结构; 语用功能; 对外汉语教学反思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6.052

汉语的语法结构是动态发展的, 受语言接触, 在语言接触、方言融合、媒体传播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变化。有 +VP 结构属于一例, 它冲破了传统语法中“有”仅能带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限制, 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前加“有”, 用于表示动作的发生、完成或强调。这一用法源自古汉语和南方方言, 在粤语、闽南语等中沿用至今, 近几年通过网络和影视的传播进入普通话口语, 主要受年轻群体和跨方言交流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长期以规范语法为核心, 强调规则与标准, 而在现实交际中, 学习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规范不完全一致的高频用法。“有 +VP”便是一个典型的非规范但高频结构。本文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出发, 通过实证调查来发现学习者在口语中使用有 +VP 结构的认知、偏误, 反思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有 +VP 结构可能的策略以及对策, 从而达到学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目的。

一、“有 +VP” 结构现状

(一) 词性分析

“有 +VP”中的“有”已经不再具有完全的动词语义, 而开始出现副词化、语法化的趋向。语义由实义动词“拥有”虚化为情态标记, 表示确认或对动作的关注焦点。此用法保留了部分及物动词特征(如带宾语的潜势), 但功能上更接近副词或体标记。例如:

“我有看过那部电影。”→表示完成事件。

“我有去啦!”→表示确认、强调。

这说明汉语动词系统内存在语法化的途径: 动词(拥有)→动词化助词(强调)→副词(完成/确认)。判断依据主要有三方面, 可移位性, 动词之前, 位置固定; 可否定性, 和否定副词‘没’互为对等, 形成语法对立; 语义弱化, 不再表示实义动作; 共现限制下降, 不再需要宾语补足语义。

(二) 结构类型与搭配限制

根据语料统计与实例分析, “有 +VP”可分为以下类型。

表 1 “有 +VP” 类型

类型	示例	功能特点
单音节动词结构	有吃 / 有去 / 有看	表示已完成或强调动作
双音节动词结构	有帮助 / 有准备	常见于正式口语
动宾短语	有看电影 / 有参加比赛	事件性较强
状中短语	有认真听 / 有用心准备	体现情态和主观色彩
连谓结构	有去买 / 有来参加	动作连续的强调
中补结构	有写完 / 有说清楚	和结果补语共现, 强调完成状态

但是该结构不能和以下成分共存: 系动词“是”, *有是好的; 动词重叠式, *有看看; 部分情态动词 *有去的动词性补语, *我有听得懂。通过对“有 +VP”结构的分析可知, 其搭配限制是由动词性质和语义时间决定的, 系动词“是”以及持续状态动词没有过程性和结果性的特点, 不能满足“有”的动作性要求, 动词重叠式强化次数少、时间短、动作轻松随意的语气效果, 与“有”的事实强调功能相冲突, 情态动词和可能补语偏向未然或者潜能语义, 与“有”的已然性存在矛盾。总体上讲, 有 +VP 更适合于动作性强、结果明显的动词。不适合动作短促、随意、无结果的动词, 表示可能性、能力、必要性的动词。不适合动作短暂、随意、缺乏结果性, 表示可能性、能力、必要性的动词。

(三) 语用功能

有 +VP 在实际语言中具有多种语用价值, 完成体功能, 表示动作已经发生, 可以和过、了互换, 例如

我有看过；主观肯定功能，在交互中用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是真实的；情感表达功能，带有确认、惊讶、辩解等语气色彩。有“常常重读”，逻辑重音在口语交际里就有着情绪加强的效果。与“确实”“的”相比，“有”更口语化、更情绪化，常带辩驳、申辩、反驳或感叹色彩，既可以是正向情绪（骄傲、兴奋可以是积极的情绪（如喜悦、快乐），也可以是消极的情绪（如气愤、委屈）；完句功能，有+VP结构并不是充当动词“拥有”的意义，而是作为完句性标记（或肯定副词性成分）放在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使原本不完整的“主语+动词”短语得到完句性。例如：他有吃。有写。

（四）结构形成与传播机制

有+VP结构的产生是由内部语法化和外部语言接触共同造成的。其内部机制主要是由于汉语否定完成体“没有+VP”在口语中长期使用而产生的语法对称压力——既然否定形式是以“有”为核心，那么肯定形式在口语中补全为“有+VP”就具有了自然的逻辑和对称性。与此同时，有经过古汉语阶段的功能漂移，从动词“拥有”虚化为完成或者情态标记，在普通话变异中又得到了新的语用空间。方言渊源也成了这一结构的基础。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里，“有”作为完成体标记的用法至今仍然高频出现，在南方方言区的跨方言交流与迁移语言环境中，不断向普通话口语输入并强化，使该结构在非正式语域中更加自然，具有更好的交际效率。另外一些南方人学的普通话里也有“有+VP”的用法，加快了该结构在各地口语中的传播。外部语言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英语“have+V-ed”结构给跨语际映射赋予了完成性的解读认识架构。影视字幕、外语课堂以及双语交流当中，这样的结构映射关系经常会被学习者以及媒体译者所运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成了近十年来该结构扩散的主要动力。短视频、网络段子、弹幕聊天等即时互动场景给语言的情感化、模因式复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有+VP在年轻人口语场域中迅速增多，反过来又影响了部分中青年普通话者日常交流中的使用。就形成和传播的过程而言，它表现出语言系统同交际效率、情感交流、语法的经济性以及跨语境适应之间的动态均衡。

二、“有+VP”结构偏误类型与学习者认知调查

（一）“有+VP”结构偏误类型

通过对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考察，发现学习者在理解和使用“有+VP”结构时表现出显著的分化与偏误规律。总体上来说，偏误具有“四类”的特点，即误加型、遗漏型、杂糅型和混合型。第一类是误加型，即“我有应该去上课”，是受英语等母语中“have+V”结构迁移的影响，把“有”当作普遍的动词前缀来使用；第二类是遗漏型，学习者在应该使用“有+VP”来表

示确认或者完成的时候，仍然沿用教材中的规范形式“VP+了”“VP+过”，表现出正式语体惯性和教学缺失；第三类是杂糅型，如“我有看过了”，在语言加工中叠加双重完成标记用来加强真实性，四类是语序错位型，“有我昨天看电视”，副词的位置掌握不好。

（二）学习者认知与使用调查

笔者以78名中高水平汉语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设计了问卷考察其“有+VP”结构的感知、理解以及使用。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习者通过影视、网络及日常交流自然接触该结构，其中大约有六成左右能够正确理解它的语义功能，而近半数的人在口语中也进行了尝试使用，但是语法的准确性以及语域的判断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教材中缺少系统的讲解，对它的正式性和考试价值有不确定感。从总体上看，学习者已经能够在日常交际中对“有+VP”有基本的认识和使用兴趣，但是由于受到规范语法导向和母语迁移的影响，还没有能够稳定地区分出它的语用特点和“VP+了”“VP+过”等结构的语用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对外汉语教学在中高级阶段应该有意识地加入真实口语语料，加强形式和功能的对比训练，使学习者能够理解它的语域分布和语用边界，从而提高真实交际能力和语法灵活度。

三、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学建议与反思

（一）教学意义与必要性

“有+VP”虽属非规范语法现象，但在真实交际中具有高频性、自然性和语用价值。长期忽视会导致学习者与母语者交流中语体脱节，缺乏语感。教学不能允许非规范的使用，而是培养学习者的语域意识和真实性输出能力。

（二）分阶段教学策略

1. 低年级阶段的初步接触与自然输入

在初级阶段无须进行大量语法讲解，而应通过课文、会话及真实语料的自然呈现，让学生在听、说任务中初步感知“有+VP”在口语中的存在。例如播放影视对白：“我有去过北京”，让学生在语境中猜测其含义，并与“我去过北京”对比，形成本能的意义关联。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培养语感而不是马上要求语法的准确性，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2. 语境化输入与功能认知的提升

当学习者进入中级阶段，教师可安排多样化语境，如朋友叙述经历、网络聊天截图、地域方言片段，让学生观察并归纳“有+VP”在不同语境、不同地域普通话中的使用频率与功能。通过比较书面新闻报道与口语访谈的差异，学习者能认识到该结构的语域特点与表达重心。

3. 中高级阶段的结构引入与对比教学

中高级阶段应该有意识地将“有+VP”结构系统

表 2 分阶段引入教学

阶段	教学目标	任务示例	评价标准
初级	识别“有”动词常规用法；不引入口语结构	句法识读训练	辨认准确率≥90%
中级	理解口语语境中“有+VP”的功能差异	听力识别、影视片段分析	理解及模仿使用
高级	系统掌握语用功能，了解历史渊源与限制	角色扮演、语义辨析、方言对比	按语域正确使用

地讲解出来，使学生明白它和完成体 VP+了、VP+过之间的语用差别。课堂上可以设计成“吊桥式”的对比任务：教师提供情境——如回顾旅行、证明自己确实完成某事——让学生在“我有去过”“我去了”“我去过”中选择并讨论理由。

(三) 课堂设计与活动实例

课堂设计要以有+VP结构高频场景和真实语境为依托，既重视输入也重视输出训练，使学习者形成识别、理解、使用三者的综合能力。在输入阶段可以采用影视片段、网络交流等真实的对话来标出有VP，分析语气的作用以及语域的性质。播放访谈片段“我看过”，引导学生与普通话“我看过”进行对应理解。在产出环节，可设置情境对话任务，如辩论比赛、现场解释、情感化叙述等，让学生在强调动作已完成或表达主观肯定时自然地使用该结构。对比练习可将“我有去”“我去了”“我去过”置于相同情境中，让学生分析哪一种表达更贴近设定的交际目的，并在小组讨论中达成共识。此外，语域判断任务通过提供正式报道与日常口语的双语料，让学生辨别何种场合适合使用“有+VP”，以加强语用调控能力与跨语境适应性。

(四) 教学注意事项

“有+VP”在口语交际中虽具高频性与交际价值，但其非规范化属性必须在教学中明确传达。一方面，教师应提醒学生在正式考试作文、学术报告等场合避免使用该结构，避免造成语体不当；另一方面，教学目标应强调其在真实交流中的作用，并引导学习者建立“共时变体”意识——理解语言内部存在地域变异与语体差异是跨文化交流的必要能力。在课堂操作中，教师不能生硬地把例句强加给学生，而是鼓励学生从多源语料中主动归纳使用规律，如比较不同方言版本的相同事件描述，分析“有+VP”在情感色彩与语义重心上的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班级中，还需注意母语迁移的干扰，及时提供针对性纠正与反馈。

(五) 教师培训与教材建议

由于现有多数对外汉语教材尚未系统收录“有+VP”结构，因此教师培训和教材的设计要进行及时的跟进。在教材方面，在中高级汉语教材中增加口语高频变体专题，引入“有+VP”的语法说明、语用功能、语域划分及实际语料实例，并附带区域方言比较与跨语言映射提示，如英语“have done”对应关系的分析。在教师培训方面，可增加“语言变异与教学策略”模块，使教师不仅掌握标

准语的教学方法，还能熟练展示语言变体的真实使用场景，帮助学生在语体切换中作出恰当选择。

四、结语

本文认为“有+VP”结构是现代汉语语法动态发展、多功能的体现，学习者虽然能理解，但是使用时还存在偏误。本文提出分阶段教学策略，设计具体的课堂活动、注意事项和教师培训及教材建议，可以结合更多的语料和多语背景学习者，探究其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规律，给国际中文教育的语法教学提供更加系统化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 中国语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6:62.
 [2] 丁声树, 吕叔湘, 李荣, 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3] 詹开第. “有”字句. 中国语文 [J]. 1981(1):52-54.
 [4] 马建忠. 马氏文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99-100.
 [5] 刘月华, 潘文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695.
 [6] 徐建华. 表示估量的“有”字句 [J]. 逻辑与语言学, 1991(6):38-39.
 [7]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44-47.
 [8] 易正中. “有”字句研究 [J]. 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1):74-77.
 [9] 宋金兰. “有”字句新探——“有”的体助词用法 [J]. 青海师专学报, 1994(2):33-37.
 [10] 张豫峰. “有”字句研究综述 [J]. 汉语学习, 1998(3): 32-37.
 [11] 伍文英. “有+VP”格式研究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12] 吕吉宁. “有”字句的语法化考察 [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13] 石毓智. 汉语的领有动词与完成体的表达 [J]. 语言研究, 2004(2):34-42.
 [14] 胡袁园. “有”字句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5:25-26.
 [15] 张亮. 接触与类推：“有+VP”结构在普通话中的接受 [J]. 汉语学习, 2021(2):37-49.
 [16] 郭威. 普通话“有+VP”结构与主观化 [J]. 汉字文化, 2022(21):102-104.